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

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税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歴四年獄户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堧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名入為監察御史歴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涖其

治加直祕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洛致仕除侍御史以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説以節度使掌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爭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時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

後定居崑山結茅别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以論語為根本臨没沐浴冠櫛翛然而逝周必大聞之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王自中字道甫溫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𮟏是
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
令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
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
州分水令樞密使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爲籍
田令又俾舉所知且獨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彥古
客王藺既薦之上大喜韓彥直彥質輩恐其爲彥古報
讎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

伏闕上書薦彦古為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信恒懼自中入臺將不利於王淮知彦直輩謂已行亟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不知孤蹤忤王藺但不敢曠職蓋欲併中藺以媚淮上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通判郢州道除知光化軍改信州丁内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得卿名於壽皇留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觀起知

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廢元五年八月卒年六

十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歷嘉祐間與從兄安國

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爲同門友王安石久廢

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

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爲築室作室喻二蘇讀

之歎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

年也建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

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上疏辨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專主熈寧元豐取畢漸為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州樂至令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

來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八曰登碩德以服天下九曰從寛厚以盡人才十曰崇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孛星出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純憑内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争之不從徑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

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庶薦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方蘇轍之謫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為進取計與時當以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閒愿曾孫大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

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張綱字彦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論君子小人涸戮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别小人得志邀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

靡背本趍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爲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勲郎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犯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觧嚴詔㸃陴足月者遷綱曰王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爲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

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者以左司名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監修國史著爲令試給事中大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廷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爲

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名亂歷五年而怨家告訐者衆綱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徳乞自赦囚後有告勿受宗室令𢢼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崇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壊今方丕變其俗奈何以令𢢼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彦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怒于朝彦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彦章不

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奬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矼劾綱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綱卧家二十年絶不與通問檜死名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歴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綱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為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東

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聽難察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茍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坐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初諡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
章簡釜慶元間爲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
密院事
張大經字彦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宰
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
淮監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咸德
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
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脱大經卒

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
大經名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
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歎大經首陳士風掊克媮惰
誕慢浮虛四弊時理官間多居外大經奏非便乃作舍
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
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
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輸忠讜修厥職外而監司守
臣察貪理冤去苛斂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侯

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為狗監亦嘗薦司馬相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耻者望風希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所論韓侂胄思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瑅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自號董閻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鐫罷竄南康軍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遂言士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

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絶之租以廣常平之儲𠋣嚴贓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榷酤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

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敎閲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别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濟欲願陛下踈斥憸腐抑絶倖門亚意人主之職責成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辨之者俄而地司郝政降充統制官殿帥補外葢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侍讀大經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民以徽猷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

人方之孔戣壽逾八袠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訃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禄大夫謚簡肅

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從雲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為刑部郎從度支以户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

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潴水灌漑漕司檄郡決之父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潴我水以灌以漑俾我不奪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各異請為一體不得自為同異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版曹得人為喜洸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

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陛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洸謝即奉祠以歸卒年五十七洸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於朝賜謚忠惠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售所賜銀鞍韉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敗朝廷命濛往鞫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

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留于獄出餘人為耳目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黄州倅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寃告濛命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鬭敵之所遠近時日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户部員外郎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塲上語之曰得此可

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濛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諜知金渝盟郡之舟衆以爲慮濛力爲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濛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澈爲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濛謝曰職耳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運判官未

幾知鄂州召除户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陛辭上以城圯命濛增築濛至州規度城闉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甃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少卿兼詳定司敕令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濛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樂金遣人趣赴濛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于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周淙字彦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為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憚行首命淙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為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頼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攜幼相屬于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

盧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于都梁見淙謀輙稱歎且曰
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
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徽猷閣帥維揚會
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薦進直顯謨閣時兩
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
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
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
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

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奬諭賜金帶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淙請疏浚工畢除祕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淙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諭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奏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

禮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三追進
御上擢為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為正字明年
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事王
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𠈁知孝宗自
此始秦檜當國嫌不附已風言者媒蘖其罪出倅筠州
檜死召為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
官擢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工部侍郎俄兼吏
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初章在祕省嘗議郊

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崇道觀舉朝嗟鬱起居郎王佐訟其寃亦坐絀起知信州未乆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命知漳州為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祕閣修撰敷文閣待詔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大畧以為非春秋法朝廷議經畧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彦端指言非是或

譖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爾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或者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宗所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疏諄複且言太宗問徵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兹願益加意將越商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兼給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

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之親洒宸翰以賜俾安職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陛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臨退復謂曰卿歸侍為朕致此意旋遣閤門祗候蘇巘至家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疋四年上表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出

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沈作賓字賓王世為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
永平監治鑄堅緻又承詔造鴈翎刀稱上意連進兩資
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為大理評事改秩
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崈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
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
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
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己巧媒蘖之罷去民請于朝借

留不遂爲立留賢碑除大理正以親嫌改太府丞遷刑
部郎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
閣因其任擢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爲卿
尋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
月樁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
如初適足啓吏姦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
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
主將望輕二郡守節制不爲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領

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于朝
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胄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
行作賔逮捕寘于獄而竄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事語
在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宮一司歲撥經
總制錢爲緡率四萬有竒丹艧未𢿱加之塗飾墻壁具
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黷非所以妥神靈
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于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
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侈奉者不樂也除權工部侍郎繼

兼戸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所删修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言者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寧國府除寶謨閣待制知潭州除戸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賔使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又得强勇者幾千人置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内外惡少亦幾千人號

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鬬過之於是海
道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叅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
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
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為戸部侍郎軍興
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通負柅吏
姦閲三月即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尚書會
臨安闕知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權戸部尚書
以母憂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

嚴詭户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
部内南安南康龍泉三縣廹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
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砦宜就
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
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閲旼刺其懦弱者為厢軍在郡樽
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實謂平生未嘗獻羨
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
府玉隆萬壽宫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于家贈金紫光

祿大夫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奇邁危言摧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崇寧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重繩糾封駮之司張綱抑令應恩大經劾韓侂胄董璉人人振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洸濛淙章作賓班班有善同傳亦宜

宋史卷三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至三百九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曹錫齡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龔敬身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謄錄監生臣黄　浩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詵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户

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録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祕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迺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事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

困頗詔撫諭事定宜寛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索講和時舊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為之屈曾覿龍大淵得幸臺諫交彈之並遷知閤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黄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為人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入謝曰審爾則是

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
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
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顧諮中外
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為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除
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
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
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
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

號曰儒者而持禄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
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顧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
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
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
炎遥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册文皆稱皇帝
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畧謂
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豈嫌坐起上褒之曰未
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

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備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司郡守以補郎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乆功未有成治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来忽去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

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為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民輸上嘉之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録黄必大奏曰昨舉朝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曮疾速譔入濟必大予宮觀日下出國門説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温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

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久之
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
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
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
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
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閑暇之日上曰
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
下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衛橛

之變乎正以讐耻未雪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久雨奏請減後宫給使寛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内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乞歸弗許上欲名人與之分職因問吕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圜丘

合宫互舉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
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温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
或言其再入也實曽覬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
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
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
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
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隐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
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振濟

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椒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末可輟卿也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

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令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戍郭杲請移荊南軍萬二千永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上諭以金既還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言敵悯疑虛喝正恐我先動當鎮之以静惟邊將不可不精擇拜樞密使上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上諸軍升差籍時點名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勑諸軍點

試法其在外鮮發而親閲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薦舉或傳大石林牙將加兵於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必大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上曰卿真有先見之明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内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請勘

當必大曰此豈勘當時耶立綱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也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諸金必大謂今昔事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淡黄袍御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為縞素服就帷幄引見十五年思陵發引援熙陵呂端故事請行乃攝太傅為山陵使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上奬勞再三忽

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丞相壬子上始以内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陛

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
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泫然曰正賴卿等協賛新君光
宗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
李巘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名巘令帖麻改定既而斥
巘子郡必大求去何澹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
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為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
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充醴泉觀使判隆
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又坐所舉

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崇儉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先是布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胄逐陳自強以必大代之嘉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偽徒私植黨與詔降為少保自慶元以後侂胄之黨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為罪首二年復少傅四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

忠文者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為文記之蓋絶筆也一子綸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為清遠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盜贓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鏤梓

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虞允文奇之薦于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為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書劄中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陛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諭輔臣留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除軍器監簿歴官考功

郎官太常謚葉義問恭簡正覆謚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偽及金犯邊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韙之擢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顧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迺請于上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說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勢遊觀沉舟溺卒除知閤門事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

邦直為邑人所訟不宜任風憲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贓六十萬有詔覈責正明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顯謨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宫尋復職知贑州奏減上供米不報及為相蠲一萬八千石知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平西蜀折租價歳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羌酋

奴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靜砦侵漢地幾百里正密授諸將方略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篦人服其清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密院事孝宗密諭内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參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隨龍恩擢知閤門事聲勢浸盛正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

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為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迺令蚤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

皇子居冡嫡有未出閤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冡嫡出閤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呂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洶洶正與同列閤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邱窋行及吳挺死韓侂

胄為吳氏地使吳曦世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張詔代
挺後數歲曦入蜀卒稔變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
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
曰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
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
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
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
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

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册寶以正為禮儀使攝太傅於是上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册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宫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

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閑正得之始懼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克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禪太子可即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既而趙汝愚以內禪請于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

論既違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即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以正為大行攢宫總護使寧宗即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為請上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入賀且請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宫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韓侂胄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

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胄怒而退會經筵晩講賜坐正執奏以為非上不懌侍御史黄度論馬大同罪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請推恩隨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事失上意侂胄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正所知謁正容

范仲黼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為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禄卿分司西京郃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録黄量移南劒州再許自便復光禄大夫提舉洞霄宫上章乞納禄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禄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禄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

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不勇首發大議贊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行于世寶慶三年謚忠宣子恭丙端皆為尚書郎孫元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名赴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及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

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去服除再名以五事見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郎累遷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為傲慢晉臣上疏留熹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

以裁濫恩惜名器為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上命條上軍政利害既而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愜朕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温凊定省為先次及親君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缜密人無知者未幾薨于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為有立乎哉若胡晉臣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趙汝愚 子崇憲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彦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

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毁瘠骨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于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諸肺為羞每生歲值卯謂卯兎神也終其身不食兎聞四方水旱輙憂形于色江淮警報至為之流涕不食累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為失

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為己子婦有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煮藥歲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

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
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閤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
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
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
判官入為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
中内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
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
宗喜詔自今内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

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
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容院不然
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閤王
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陛辭言
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
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
羌蠻相挻為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
文武威風名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除中侍御史范處

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名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宫人黄氏侍光宗於東宫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内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内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宫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

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
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
詣北内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
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
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
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
不報汝愚力辭上為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黄裳言汝
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

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
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
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
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
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
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聞其語輒悟
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
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

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閤門事韓侂冑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丞相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冑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閹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宫關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

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内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宫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蹔就宫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

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閑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于庭密為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

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知彥逾善杲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揺汝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胄以内禪之意請于憲

聖伲曽因所善内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
獲命伲曽逡巡將退重華宫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伲曽
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
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
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
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泆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
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
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

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胄安在禮曰
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
胄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宫前垂簾引執政侂
胄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騤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
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内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
密製黄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禫祭重事王
不可不出翌日禫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
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

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閑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

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宫任其責遂名舜卿至簾前面喻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黄袍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衰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立内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禫祭禮汝愚即丧次

名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名士君子之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汝愚爲遷叔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汝愚又辭特進孝宗將攢汝愚議攢宫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留正議不合侂胄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爲光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

事怒侂胄不以告及来謁故不見侂胄慙忿簽書樞密
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胄終不懌自以有
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宫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
為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
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右正
言黄度欲論侂胄謀泄以内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
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
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

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胄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胄竊弄威福為中外所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亟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胄勢益張侂胄恃功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胄合謀陛辭

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胄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寺簿劉德秀内批擢德秀為察官其黨羣聯以進言路遂皆侂胄之人會黄裳羅點卒侂胄又擢其黨京鏜代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監察御史吴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憸和附疾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胄欲逐汝愚而難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

冑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言沐彥頴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大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

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吕祖儉亦上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楊宏中周端朝張衜林仲麟蔣傅徐範等伏闕言去歲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胄忌汝愚益深謂

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責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也而讒者以為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迪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胄之意必欲殺我我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鍪所窘暴薨

天下聞而究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師友如張栻朱熹吕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録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居門内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羮疏食恩意均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相亦然汝愚既没黨禁寖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太中大

夫已而贈少保侂胄誅盡復元官賜謚忠定贈太師追
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廷追封福王其後進封
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
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
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
愚子豈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為保義郎
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

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
岳廟汝愚既貶死海内憤鬱崇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
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
政所活甚衆升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
毀思其功而録其子國之典也崇憲拜命感泣陳疏力
辭以為先臣之冤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
所以勸忠孝厲廉恥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
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

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諡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皺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政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名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為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録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

以權臣風旨刋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為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歷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崇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崇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祕書郎辭弗許尋為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録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

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獎激弗加蓋
亦罕見施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
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
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
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憸餘黨窺伺
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
憲疏于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
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為一十七萬有奇皆困不

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㑹新券行視舊價幾倍
蓰崇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
二詔從之葢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修陂塘以
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
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
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寖移為
它用崇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
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

張之以兵部郎中名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朔修仁茘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瓊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雜蔓峒者仍歲寇鈔為暴實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金繒付小校使縶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名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

至者有懲先是部内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迺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以歸邕爲邊要害地自狄青平儂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弛而溪峒日彊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

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為宰輔四國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變以彰周公之徳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關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丕祚者實係于兹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

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名明德之士以輔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卒為韓侂胄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寃之於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于不可為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考證

趙汝愚傳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爲樞密使

○臣宗楷按貴耳集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藝祖載諸太廟獨趙忠定特出此故典故隨筆云不受相麻而除樞密使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二

彭龜年　黄裳　羅點　黄度周南附

林大中　陳騤　黄黼　詹體仁

彭龜年字子壽臨江軍清江人七歲而孤事母盡孝性

頴異讀書能解大義及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從

朱熹張栻質疑而學益明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袁州宜春尉吉州安福丞鄭僑張均同薦除太學博士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徙太府少卿逾年上疏乞復其位貽書宰相云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兼魏王府教授遷國子監丞以侍御史林大中薦為御史臺主簿改司農寺丞進祕書郎兼嘉王府直講光宗嘗親郊值暴風雨感疾大臣希得進見久之疾平猶疑畏不朝重華宮

竄年以書譙趙汝愚且上疏言壽皇之事高宗備極子道此陛下所親覩也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聖心拳拳不言可知特遇過宫日分陛下或遲其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宫之旨蓋為陛下辭責於人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多不與外臣謀而與小人謀之所以交鬬日深疑隙日大今日兩宫萬萬無此然臣所憂者外無韓琦富弼吕誨司馬光之臣而小人之中已有任守忠者在焉

惟陛下裁察又言使陛下虧過宫定省之禮皆左右小
人間諜之罪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調停重華臺
諫但能仗父子之義責望人主至於疑間之根盤固不
去曽無一語及之令内侍間諜兩宫者固非一人獨陳
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近復進用外人皆謂離間之機
必自源始宜亟發威斷首逐陳源然後肅命鑾輿負罪
引慝以謝壽皇使父子歡然宗社有永頋不韙歟居亡
何光宗朝重華都人歡悦尋除起居舍人入謝光宗曰

此官以待有學識人僉非卿無可者龜年述祖宗之法為内治聖鑑以進光宗曰祖宗家法甚善龜年曰臣是書大抵為宦官女謁之防此曹若見恐不得數經御覽光宗曰不至是他日龜年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宫問安如此書者又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宫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教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紹熙五年五月壽
皇不豫疾浸革龜年連三疏請對不獲命屬上視朝龜
年不離班位伏地扣額久不已血漬甃甓光宗曰素知
卿忠直欲何言龜年奏今日無大於不過宮光宗曰須
用去龜年言陛下屢許臣一入宮則又不然内外不通
臣實痛心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扣額龍墀曲致忠懇
臣子至此為得已耶上云知之孝宗崩寧宗受禪是夕
名對寧宗蹙額云前但開建儲之義豈知遽踐大位泣

辭不獲至今震悸逾年奏此乃宗祏所係陛下安得辭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因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通又與胡善黄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宫之禮乞先一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寧宗朝泰安宫至則寢門已閉拜表而退時議欲别建泰安宫而光宗無徙宫之意逾年言古人披荆棘立朝廷尚可布政出令況重華一宫豈爲不足哉陛下居狹處太上居寛處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於是宫不果建遷中書舍人劉慶

祖已帶遥郡承宣使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龜年繳奏寧宗批可與書行龜年奏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為朝廷惜此一門耳夫可與書行近世弊令也使其可行臣即書矣使不可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龜年奏人君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一日御筆書朱熹黄裳陳傅良彭龜年黄由沈有開李巘京鏜黄艾鄧馹十人姓名示龜年云十人

可充講官否龜年對曰陛下若招徠一世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尋除侍講遷吏部侍郎升兼侍讀龜年知事勢將變會暴雨震雷因極陳小人竊權號令不時之弊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初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冑之姦會龜年護客熹以上疏見絀龜年聞之附奏云始臣約熹同論此事今熹既罷臣宜併斥不報迨歸見侂冑用事權勢重於宰相於是條數其姦謂進退大臣更易言官皆初政最關大

體若大臣或不能知而侂胄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不去必為後患上覽奏甚駭曰侂胄朕之肺腑信而不疑不謂如此批下中書予侂胄祠已乃復入黽年上疏求去詔侂胄與内祠黽年與郡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使黽年丐祠慶元二年以呂棐言落職已而追三官勒停嘉泰元年復元官起知贑州以疾辭除集英殿修撰提舉冲佑觀開禧二年以待制寶謨閣致仕卒黽年學識正大議論簡直善惡是非辨析甚嚴其

愛君憂國之忱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既投閑悠然自得幾微不見於顔面自偽學有禁士大夫鮮不變者龜年於關洛書益加涵泳扁所居曰止堂著止堂訓蒙蓋始終特立者也聞蘇師旦建節曰此韓氏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及聞用兵曰禍其在此乎所著書有經解祭儀五致録奏議外制佹胄誅林大中樓鑰皆白其忠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章穎等請易名賜謚忠肅上謂穎等曰彭龜年忠鯁可嘉宜得謚使人人如

此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未幾加贈龍圖閣學士而擢用其子欽

黄裳字文叔隆慶府普城人少頴異能屬文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巴州通江尉益務進學文詞迥出流輩人見之曰非復前日文叔矣時蜀中餉師名為和糴實則取民裳賦漢中行諷總領李蘩蘩為罷糴民便之改興元府録事參軍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名對論蜀兵民大計遷國子博士以母喪去宰相進擬他官上問裳安

在賜錢七十萬除喪復召時光宗登極裳進對謂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出攻入守當據利便之勢不可不定行都富國彊兵當求功利之實不可不課吏治捍內禦外當有緩急之備不可不立重鎮其論行都以為就便利之勢莫若建康其論吏治謂立品式以課其功計資考以久其任其論重鎮謂自吳至蜀綿亘萬里曰漢中曰襄陽曰江陵曰鄂渚曰京口當為五鎮以將相大臣守之五鎮彊則國體重矣除太學博士進祕書郎遷嘉

王府翊善講春秋王正月曰周之王即今之帝也王不能號令諸侯則王不足為王帝不能統御郡鎮則帝不足為帝今之郡縣即古諸侯也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故春秋必書王正月所以一諸侯之正朔今天下境土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然猶跨吳蜀荆廣閩越三百州任吾民者二百州守也任吾兵者九都統也茍不能統御則何以服之王曰何謂九都統裳曰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平禍亂今大王年過之而國家九都統之說

猶有未知其可不汲汲於學乎他日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端諂王謝王接之中節裳因講左氏禮有等衰問王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有之乎王曰有之裳曰王者之學正當見諸行事令王臨事有區別是得等衰之義矣王意益向學於是作八圖以獻曰太極曰三才本性曰皇帝王伯學術曰九流學術曰天文曰地理曰帝王紹運以百官總焉各述大旨陳之每進言曰爲學之道當體之以心王宜以心爲嚴師於心有一毫不安者不

可為也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王謂人曰黄翊
善之言人所難堪惟我能受之他日王過重華宫壽皇
問所讀書王舉以對壽皇曰數不太多乎王曰講官訓
説明白忻心樂之不知其多也壽皇曰黄翊善至誠所
講須諦聽之棠久侍王邸每歲誕節則陳詩以寓諷初
嘗製渾天儀與地圖侑以詩章欲王觀象則知進學如
天運之不息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
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為詩三章以進王喜為置酒手

書其詩以賜之王甞侍宴宮中從容為光宗誦酒誥曰此黃翊善所教也光宗詔勞裳裳曰臣不及朱熹熹學問四十年若名寘府寮宜有裨益光宗嘉納裳每勸講必援古證今即事明理凡可以開導王心者無不言也紹熙二年遷起居舍人奏曰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其蔽有三一曰私心二曰勝心三曰忿心事苟不出於公而以己見執之謂之私心私心生則以諫者為病而求以小勝之勝心生則以諫者為仇而求以逐之因私而

生勝因勝而生忿忿心生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如潘景珪常才也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特以臺諫攻之不已致陛下庇之愈力事勢相激乃至於此宜因事静察使心無所係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悦而無欲勝之心待臺諫之心無不誠而無加忿之意矣三年試中書舍人時武備寖弛裒上疏曰壽皇在位三十年拊循將士常恨不得効死以報陛下誠能留意武事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乎又論荆襄形勢居吳蜀之中其地

四平若金人擣襄陽據江陵按兵以守則吳蜀中斷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漢之間以張形勢而壯重地時朝廷方宴安裒所言多不省未幾除給事中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宗室不為執政再疏醜詆汝愚乞免官裒奏汝愚事父孝事君忠居官清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如青天白日奴隷知其清明義端所見皆奴隷之不如不可以居朝列於是義端與郡裒在瑣闥甫一月

封駁無慮十數韓侂冑落階官鄭汝諧除吏部侍郎裳皆繳其命改兵部侍郎不拜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先是光宗以憂疑成疾不過重華宫裳入疏請五日一朝至是復苦言之上曰内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宫裳請斬舜卿曰以八事之目為奏曰念恩釋怨辨讒去疑責己畏天防亂改過不報裳嘗病疽及是憂憤創復作又奏陛下之於壽皇未盡孝敬之道意者必有所疑也臣竊推致疑之因陛下毋乃以焚廩浚井之事為憂乎夫

焚廪浚井在當時或有之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壽皇之心託陛下甚重愛陛下甚至故憂陛下甚切違豫之際焫香祝天為陛下祈禱愛子如此則焚廪浚井之心臣有以知其必無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肅宗即位靈武非明皇意故不能無疑壽皇當未倦勤親挈神器授之陛下揖遜之風同符堯舜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為憂乎輒與蒯聵父子爭國壽皇老且病乃顧

神北宫以保康寧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非有爭心也陛下何疑焉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父子責善本生於愛為子者能知此理則何至於相夷壽皇願陛下為聖帝責善之心出於忠愛非賊恩也陛下何疑焉此四者或者之所以為疑臣以理推之初無一之可疑者自父子之間小有猜疑此心一萌方寸遂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民困則疑而不知恤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疑嗜欲無害則近酒色

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事有不須疑者莫不以為疑乃若貴為天子不以孝聞敵國聞之將肆輕侮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小人將起為亂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中外官軍豈無他志此可疑也而陛下則不疑事之可疑者反不以為疑顛倒錯亂莫甚於此禍亂之萌近在旦夕宜及今幡然改過整聖駕謁兩宮以交父子之歡則四夷向風天下慕義矣會壽皇不豫中外憂危裳抗聲諫上起入宮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揮涕而出乃

連章請外謂臣職有三曰待制曰侍講曰翊善今使供
待制之職乎則當日夕求對以捄主失今不過宮有虧
子道前後三諫而不加聽是待制之職可廢也將使供
侍講之職乎則當引經援古勸君以孝今不問安不視
疾大義已喪復講何書乎是侍講之職可廢也將使供
翊善之職乎當究義理教皇子以孝陛下不能以孝事
壽皇臣將何説以勸皇子乎是翊善之職可廢也因出
關待命及聞壽皇遺詔乃亟入臨寧宗即位裳病不能

朝改禮部尚書尋兼侍讀力疾入謝奏曰孔子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又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所謂有始有卒者由其持心之一也所謂鮮克有終者由其持心之不一也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能保他日常如此乎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陛下初理萬機委任大臣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使大臣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臣恐數年之後亦欲出意作為躬親聽斷左右迎合因謂陛下事決外庭權不歸上陛下能

不咈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委任大臣不能如今日之專矣夫以萬機之衆非一人所能酬酢茍不委任大臣則必借助左右小人得志陰竊主權引用邪黨其為禍患何所不至臣之所憂者一也陛下奬用臺諫言無不聽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使臺諫得人常如今日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然臣恐自今以往臺諫之言日關聖聽或斥小人之過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或暴近習之罪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逆耳之言不能無厭左右迎

合因謂陛下奬用臺諫欲閗讜論而其流弊致使人主不能自由陛下能不怫然於心乎臣恐是時奬用臺諫不能如今日之重矣夫朝廷所恃以分别善惡者專在臺諫陛下苟厭其多言則為臺諫者將咋舌閉口無所論列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天下亂矣臣之所憂者二也二事朝廷之大者又以三事之切於陛下之身言之曰篤於孝愛勤於學問薄於嗜好陛下今皆行之矣未知數年之後能保常如今日乎又引魏徵十漸以為戒

懇懇數千言又奏言陛下近日所爲頗異前日除授之
際大臣多有不知臣聞之憂甚而病劇蓋是時韓侂冑
已潛弄威柄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故棠先事言之及
疾革時時獨語曰五年之功無使一日壞之度吾已不
可爲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遂口占遺表而卒年
四十九上聞之驚悼贈資政殿學士棠爲人簡易端純
每講讀隨事納忠上援古義下揆人情氣平而辭切事
該而理盡篤於孝友與人言傾盡底蘊恥一書不讀一

物不知推賢樂善出乎天性所爲文明白條達有王府春秋講義及兼山集論天人之理性命之源皆足以發明伊洛之旨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平父張栻之門人也師友淵源蓋有自來云嘉定中謚忠文子瑾太宗正丞兼刑部郎官孫子敏刑部郎官

羅點字春伯撫州崇仁人六歲能文登淳熙三年進士第授定江節度推官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歲旱詔求言點上封事謂今時姦訣日甚議論凡陋無所

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沉則曰有量衆皆默己獨言則
曰沽名衆皆濁己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
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為虐陛下禱羣祠
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
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
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
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著而亂萌自消矣遷祕書郎
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默兼

教授入講至晡時不輟左右請少憩黙曰國公務學不休奈何止之又摭古事勸戒為鑑古録以進高宗崩孝宗在諒闇皇太子參決庶務黙時以户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讀出使浙右遷起居舍人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被命使金告登寶位會金有國喪迫黙易金帶黙曰登位吉事也必以吉服從事有死而已帶不可易又詰黙不當稱寶位黙曰聖人大寶曰位不加寶字何以别至尊金人不能奪上嘗謂黙卿舊為宫僚非他人比

有所欲言毋憚啓告黙言君子得志常少小人得志常多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而不在一已行必直道言必直論往往不忤人主則忤貴近不忤當路則忤時俗小人志在一已而不在天下國家所行所言皆取悅之道用其所以取忤者其得志鮮矣用其所以取悅者其不得志亦鮮矣若昔明王念君子之難進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念小人之難退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皇子嘉王年及弱冠黙言此正親師友進德業之時宜擇

端良忠直之士參侍燕閒遂除黄裳為翊善又言人主憂勤則臣下恊心人主偷安則臣下觧體今道塗之言皆謂陛下每旦視朝勉彊聽斷意不在事宰執奏陳備禮應答侍從庶僚備禮登對而宫中燕遊之樂錫賚奢侈之費已騰於衆口彊敵對境此聲豈可出哉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車駕將朝賀重華宫既而中輟黙言自天子達庶人節序拜親無有闕者三綱五常所係甚大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上過宫意未决黙奏陛下已

涓日過宫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常人於朋友且不可以無信况人主之事親乎今陛下久闕温凊壽皇欲見不可得萬一憂思感疾陛下將何以自觧於天下嘗名對便殿黙言近者中外相傳或謂陛下内有所制不能遽出溺於酒色不恤政事果有之乎上曰無是黙曰臣固知之竊意宫禁間或有攖拂之事姑以酒自遣耳夫閭閻匹夫處閨門逆境容有縱酒自放者人主宰制天下此心如青天白日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湛然虚明

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上猶未過宮㸃又奏竊聞嘉王
生朝稱壽禁中以報劬勞之徳父子歡洽寧不動心上
念兩宫延望之意十一月㸃以言不見聽求去不許十
二月試兵部尚書五年四月上將幸玉津園㸃請先過
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間言止縁
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内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讒間遂
生憂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
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三軍萬姓皆無貳志

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久虧子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黄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黙曰陛下一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黙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黙又随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黙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黙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羣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内侍闔門衆

慟哭而退越三日黙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黙入黙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宫禁乎黙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黙請上奔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宫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宫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章而奏疏重華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寧宗嗣位人心始定拜黙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上有

事明堂黙扈從齋宮得疾卒年四十五贈太保謚文恭黙天性孝友無矯激崖異之行而端介有守義利之辨皎如或謂天下事非力不辦黙曰當先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黄裳羅黙相繼淪謝二臣不幸天下之不幸也

黄度字文叔紹興新昌人好學讀書秘書郎張淵見其文謂似曾鞏隆興元年進士知嘉興縣入監登聞鼓院行國子監簿言今日養兵為巨患救患之策宜使民屯

田陰復府衛以銷募兵具屯田府衛十六篇上之紹熙四年守監察御史蜀將吳挺死度言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若因而授之恐為他日患乞分其兵柄宰相難之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果如度言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度上書切諫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且言太白晝見犯天關熒惑勾芒行入太微其占為亂兵入宮以諫不聽乞罷去又言以孝事君則忠臣父年垂八十菽水不親動經歲月事親如此何以為事君之忠

蓋託己為諭冀因有以感悟上心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楊舜卿林億年三人為今日禍根罪大於李輔國又言孔子稱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夫人主有過公卿大夫諫而改則過不彰庶人奚議焉惟諫而不改失不可蓋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紛然亂生故勝廣黃巢之流議於下國皆隨以亡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臣竊危之上猶不聽遂出修門上諭使安職度奏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理難復入寧宗即位詔復為御史改右正

言韓侂胄用事丞相留正去國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欲諷使擠之度語同列曰丞相已去擠之易耳然長小人聲燄可乎侂胄聯竊政柄以意所好惡爲威福度具疏將論其姦爲侂胄所覺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知平江府度言蔡京擅權天下所由以亂今侂胄假御筆逐諫臣使俛首去不得效一言非爲國之利也固辭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詔以沖佑祿歸養俄知婺州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弼贓罪降罷自是紀綱一變大權

盡出侂胄而黨論起矣然侂胄素嚴憚度不敢加害起知泉州辭乃進寳文閣奉祠如故侂胄誅天子思而召之除太常少卿尋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度以為辱國非之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同修國史實録院同修撰屢移疾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遷寳謨閣待制始至訟牒日千餘度隨事裁決日未中而畢進龍圖閣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賜金帶以行至金陵罷科糴輸送之擾活

饑民百萬口除見稅二十餘萬擊降盜卞整斬盜胡海首以獻招歸業者九萬家伉冑嘗募雄淮軍已收刺者十餘萬人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度憂其為患人給錢四萬復其役遣之還寶謨閣直學士度以人物為已任推挽不休每日無以報國惟有此耳十上引年之請不許為禮部尚書兼侍讀趣入覲論藝祖垂萬世之統一曰純用儒生二曰務惜民力上納其言謝病丐去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歸越提舉萬壽宮嘉定六年十

月卒進龍圖閣學士贈通奉大夫度志在經世而以學為本作詩書周禮說著史通抑僭竊存大分别為編年不用前史法至於天文地理井田兵法即近驗遠可以據依無迂陋牽合之病又有藝祖憲監仁皇從諫録屯田便宜歷代邊防行於世壻周南周南字南仲平江人年十六遊學吳下視時人業科舉心陋之從葉適講學頓悟捷得為文詞雅麗精切而皆達於時用每以世道興廢為已任登紹熙元年進士第為池州教授會度以

言忤當路御史劾度并南罷之度與南俱入偽學黨開禧三年召試館職南對策詆權要言者劾南罷之卒于家南端行拱立尺寸有程準自賜第授文林郎終身不進官兩爲館職數月止既絶意當世敝衣惡食挾書忘晝夜曰此所以遺吾老俟吾死也

林大中字和叔婺州永康人入太學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知撫州金谿縣郡督輸賦急大中請寬其期不聽納告勑投劾而歸已而主太常寺簿光宗受禪除監察

御史大中謂國之大事在祀沿襲不正非所以嚴典禮
妥神明上疏言臣昨簿正奉常實陪廟祀見其祝于神
者或舛於文稱於神者或訛其字所宜厚者或簡不虔
所宜先者或廢不用更制器服或歲月太疎夙興行事
或時刻太早是皆禮意所未順人情所未安也一日御
札示大中謂言事覺察宜遵舊例大中曰臺臣不當踰
分守固如聖訓然必抗直敢言乃為稱職遷殿中侍御
史奏言進退人才當觀其趣向之大體不當責其行事

之小節趣向果正雖小節可責不失為君子趣向不正雖小節可喜不失為小人又論今日之事莫大於雠恥之未復此事未就則此念不可忘此念存於心于以來天下之才作天下之氣倡天下之義此義既明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治功可得而成矣陳賈以静江守臣入奏大中極論其庸回亡識嘗表裏王淮刱為道學之目陰廢正人儻許入奏必再留中善類聞之紛然引去非所以靖國命遂寢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

闕失大中以事多中出乃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
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為陽而女為陰君
子為陽而小人為陰當辨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
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司諫鄧駢以言事移
將作監大中言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臣恐天下以陛
下為不能容守侍御史兼侍講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
事大中上疏劾善俊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上用其
言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時江淮荆襄為國巨屏而權

任頗輕大中言宜選行實材畧之人付以江淮荆襄經理之任舊制河北陜西分為四路以文臣為大帥武臣副之中興初沿江置制置使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專歸武臣而江東荆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宜仍舊制置而以諸將為副久其任重其權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大中曰有產則有稅於稅絹而科折帛猶可言也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於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絶至夏

秋使之輸納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其後則錢鹽分給又其後則直取於民令又令納折帛錢以兩縑折一縑之直大失立法初意朝廷以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焉大同為户部大中劾其用法峻上欲易置他部大中曰是嘗為刑部固以深刻稱章三上不報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章四上又不報大中以言不行求去改吏部侍郎辭不拜乃除大中直寶謨閣而大同之瑞俱與郡初占星者謂朱熹曰某星示變正人當之某在林和叔耶

至是熹貽書朝士曰閒林和叔入臺無一事不中的去
國一節風義凜然當於古人中求之給事中尤袤中書
舍人樓鑰上疏云大中言官當與被論者有别尋命知
寧國府又移贛州寧宗即位召還試中書舍人遷給事
中尋兼侍講知閤門事韓侂胄来謁大中接之無他語
陰請内交大中笑而却之侂胄怨由此始會吏部侍郎
彭龜年抗論侂胄侂胄轉一官與内祠龜年除煥章閣
待制與郡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陛下眷禮僚

舊一旦龍飛廷閒無虚日不三數月閒或死或斥賴龜年一人尚留今又去之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恐傷政體且一去一留恩意不侔去者日遠不復侍左右留者內祠則名見無時請留龜年經筵而命侂胄以外任則事體適平人無可言者有旨龜年已為優異侂胄本無過尤可並書行大中復同奏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謂侂胄本無過尤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豈得為過龜年既已決去

佖冑難於獨留宜畀外任或外祠以慰公議不聽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佖冑謫置韶州大中捄之汪義端頊為御史以論趙汝愚去至是佖冑引為右史大中駁之改吏部侍郎不拜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城南民田潮溢不可種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民不知役而蒙其利郡訛言夜有妖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為立捕黥之人情遂安丐祠得請給事中許及之繳駁遂削職後提舉沖佑觀乞休致復元職監察御史林采論列再落

職尋復之大中罷歸屏居十二年未嘗以得喪關其心
作園龜潭之上客至擷杞菊取溪魚觴酒賦詩時事一
不以掛口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大中曰吾為夕郎時
一言承意豈閑居至今日耶客曰縱不求福盍亦免禍
大中曰福不可求而得禍詎可懼而免耶侂胄既召兵
釁大中謂今日欲安民非息兵不可欲息兵非去侂胄
不可及侂胄誅即召見落致仕試吏部尚書言呂祖儉
以言侂胄得罪死於瘴鄉雖贈官畀職而公議未厭彭

黿年面奏侂胄過尤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皆為中傷
降官鐫職卒以老死宜優加旌表其他因譏切侂胄以
得罪者望量其輕重而旌别之以伸被罪者之冤除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嘉定改元兼太子賓客嘗議
講和事上曰朕不憚屈己為民講和之後亦欲與卿等
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大中頓首曰陛下言及此宗社
生靈之福也每語所親云吾年垂八十豈堪勞勩徒以
和議未成思體承聖訓以革弊倖為經久之計儻初志

畧遂即乞身而歸矣是年六月卒年七十有八贈資政
殿學士正奉大夫謚正惠大中清修寡欲退然如不勝
衣及其遇事而發凜乎不可犯自少力學趣向不凡所
著有奏議外制文集三十卷
陳騤字叔進台州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試春官第一
秦檜當國以秦塤居其上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祕書少
監兼太子諭德太子尹臨安騤謂儲宮下親細務不得
專于學非所以毓德也太子矍然亟辭崔淵以外戚張

說進除祕書郎兼金部郎騤封還詞頭未幾出知贛州易秀州召還首言陛下銳意圖治羣下急於自媒爭獻彊兵理財之計及界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路再歸故官遷祕書監兼崇政殿說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上欲采晉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約為一書謂騤曰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言者忌而攻之上留章不下授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以言者罷起知袁州光宗

受禪召試吏部侍郎紹熙元年同知貢舉兼侍講二年
春雪雷詔陳時政得失騤疏三十條如宮闈之分不嚴
則權柄移内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諫臺於當路則
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
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
財用竭皆切於時病三年三月權禮部尚書六月同知
樞密院事四年二月參知政事光宗以疾不朝重華宮
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騤三入奏廷臣上疏者以百數

上感悟以冬至日朝重華五年正月朔旦稱壽于慈福宮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臨喪騤請正儲位以安人心七月攝行三省事寧宗即位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趙汝愚為右丞相騤素所不快未嘗同堂語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騤奏曰劉光祖舊與臣有隙光祖入臺臣請避之汝愚愕而止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潛竊國柄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為國患不報於是龜年侂胄俱請祠騤曰以閤門去經筵何以示天下龜年竟外

補侂胄語人曰彭侍郎不貪好官固也元樞亦欲為好人耶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辭詔提舉洞霄宫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宫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

黄黼字元章臨安餘杭人也少游太學第進士累遷太常博士輪對言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唐不歷邊任不拜宰相本朝不為三司等屬不除清望官仁宗時韓琦范仲淹龎籍皆嘗經略西

事久歷邊任始除執政邊奏復警范仲淹至再請行貝州之變文彥博親自討賊乞於時望近臣中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或畀上流或委方面習知邊防利害地形險阨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熟其威名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以尊朝廷邊鄙有警則任以重寄俾制方面出將入相何所不可上嘉獎曰如御言可謂盡用人之道行太常丞進祕書郎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名為戶部員外郎尋除直祕閣兩浙路轉運

判官進直龍圖閣升副使辭改直顯謨閣浙東瀕海之田以旱澇告常平儲蓄不足𥻿捐漕計貸之毗陵饑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郡縣不以聞𥻿取民食以進乞捐僧牒緡錢振濟所全活甚衆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遷侍御史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以劉德秀論劾奉祠而卒

詹體仁字元善建寧浦城人父慥與吳宏劉子翬游調贛州信豐尉金人渝盟慥見張浚論滅金秘計浚辟為

屬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饒州浮梁尉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體仁曰以是受賞非其願也謝不就為泉州晉江丞宰相梁克家泉人也薦於朝入為太學錄升太學博士太常博士遷太常丞攝金部郎官光宗即位提舉浙西常平除户部員外郎湖廣總領就升司農少卿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有逃卒千人入大冶因鐵鑄錢剽掠為變體仁語戎帥此去京師千餘里若比上請得報賊勢張矣宜速加誅討帥用其言羣黨悉

散除太常少卿陛對首陳父子至恩之説謂易於家人之後次之以睽睽之上九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説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夫疑極而惑凡所見者皆以為寇而不知實其親也孔子釋之曰遇雨則吉羣疑亡也盖人倫天理有間隔而無斷絶方其未通也湮鬱煩憒若不可以終日及其醒然而悟泮然而釋如遇雨焉何其和悦而條暢也伏惟陛下神心昭融聖度恢豁凡厥疑情一朝涣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丕

叙彝倫以永兩宮之歡以塞兆民之望時上以積疑成疾久不過重華宮故體仁引易睽弧之義以開廣聖意孝宗崩體仁率同列抗疏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辭意懇切時趙汝愚將定大策外庭無預謀者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為援立計寧宗登極天下晏然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時議大行皇帝謚體仁言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極天下之養諒陰三年不御常服漢唐以來未之

有宜謚曰孝卒用其言孝宗將復土體仁言永阜陵地勢卑下非所以妥安神靈與宰相異議除太府卿尋直龍圖閣知福州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退居雲川日以經史自娛人莫窺其際始體仁使浙右時蘇思旦以胥吏執役後倚佗胄躐躋大官至是遣介通殷勤體仁曰小人乘君子之罷禍至無日矣烏得以汚我未幾果敗復直龍圖閣知静江府閣十縣税錢一萬四千蠲雜賦八千移守鄂州除司農卿復總湖廣餉事時歲凶

艱食即以便宜發廩振捄而後以聞侂胄建議開邊一
時爭談兵以規進用體仁移書廟堂言兵不可輕動宜
遵養俟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好言兵體仁語僚屬謂
斌必敗已而果然開禧二年卒年六十四體仁頴邁特
立博極羣書少從朱熹學以存誠慎獨為主為文明暢
悉根諸理周必大當國體仁甞疏薦三十餘人皆當世
知名士郡人真德秀早從其游甞問居官涖民之法體
仁曰盡心平心而已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世服其

確論云

論曰彭龜年黃裳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盡言無隱黃度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進退裕如此數臣者皆能推明所學務引君以當道可謂粹然君子矣陳騤論事頗切時病詹體仁深於理學皆有足稱者然騤嘗詆譏呂祖謙至視趙汝愚劉光祖為仇而體仁乃能以朱熹真德秀為師友即其所好惡而二人之邪正於是可知焉

宋史卷三百九十三